

談身體控制

■陳淦洲

身體作為一個區分標記、作為階級差異的象徵再現、作為一個性別區分的領域，也作為一個潛能被引入時尚和消費社會中。——布萊恩·特納

無論身體被當成一個符號，抑或是布爾迪厄（Pierre Bourdieu）所說的階級象徵，還是從性別的角度去看，二十世紀以降消費文化和時尚產業非常重視身體的操作。無疑地，身體問題在二十世紀社會學理論發展以來頗佔一席之地。「身體」，並非我們從小所接收的自然科學式的知識教育，而是一種由社會力量形塑出、建構出的產物。然而，研究身體與社會間議題頗有成果的布萊恩·特納（Bryan S. Turner），於其著作〈身體問題：社會理論的新近發展〉中指出，生產出來的身體不只是一個穩定的身份：「人們越來越意識到，身體是被社會性地建構和生產的；身體被碎片化了而且有各式各樣的身份；身體不再是牢牢地固定在一個穩定的社會空間內。」他的另一篇〈飲食話語〉，以非常傳科式的書寫方式說明節食與身體控制的話語樣態。特納呈現出其中的話語系譜，亦即在不同時期所流行的「飲食話語」皆有所不同。首先，從節食可治療憂鬱以迄與基督教結合（因為禁慾）、治療癱瘓，乃至於回溯古希臘的對抗療法。但是醫療與宗教的合謀，卻牽扯出韋伯的關懷——資本主義與新教倫理間的密切關聯，畢竟前文所提及的節食概念僅對於貴族或中上階層有關，至於勞工階層三餐都自顧不暇了，並不會為了社會審美觀而進行節食。及至十九世紀營養學的誕生，產生一種不同於先前兩個世紀的身體話語（身體即受制於熱力學原則的機械）。相對的，這種全新的身體話語已不帶有一絲宗教色彩，因為「身體不再是由『神性的清醒』所激發的軀體，而是由熱量和各種蛋白質提供動力的機械，這樣，對身體進行的約束及其成效便能準確可靠地被測量出來。」於是傳科（Michel Foucault）的知識/權力理論就上場了，「知識的延展及其分支——比如優生學、營養學、熱力學——與實施在終日勞作的人們身上的政治權力如影隨形。」他在文末指稱，伴隨著老齡化而來的追求「健康長壽」，也成為身體話語的一個主流而產生變化。最後，當走向晚期資本主義時期，「身體話語」便透過調整飲食、慢跑、使用化妝品等散佈於生活之中。而在一次次的主流趨勢中（例如流行時尚），我們已

然深陷在「身體話語」的控制之中。

順著行文脈絡連結，筆者聯想到洛蘭·甘曼〈愛你在心口難開：對食物幻想、旺盛的食慾以及「異樣」身材的考察〉。文章提到一切社會生活都已被商品文化所浸透，甚至食品本身已成為一種生活時尚——「時尚食品的生產與視覺有關，與其他感官無關；而且，食品消費與性身份和性別身份有必然的聯繫」，於是身體胖瘦不只是女性形象，而且牽涉到社會階級以及食品殖民問題。「食品殖民化使食品反過來向我們兜售一整套經過淨化的、有關不同階層地位、種族特點以及多變的文化習俗的認識。」「追求苗條，可以當作是在女性體內展現『男性語言』或男性價值觀（如自制力、力量以及決斷力）的一種嘗試。」如此一來，男性追求苗條或者追求一種健身房身材，也就成為一種社會內化的男性話語展示？還是有其他層面的因素？然而相反的，對於異樣身材「開放的、向外突出的、不規則的、遮遮掩掩的、各式各樣和多變的。它與官方的『低俗』文化或狂歡有關，與社會轉型有關」的這些特點，當有異於時尚食物與流行話語中的身體形象時，所承受的除了加諸各層面的壓力與逼視眼光——除非此人以「歡愉」來看待、輕鬆做自己——否則在一個男性眼光的、苗條內化的社會語境裡，究竟會遭受到另類的關切或者會造成某種程度的傷害？在我們生活的四周充斥著這類既定的「社會觀感」，使用各種方式（如：廣告、專家論述等）來進行控制我們的觀感與思想；當面對這類隱微的、內化的身體展演，該如何正視他們所帶來的社會性問題，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。

